

论哲学的终极人文关怀

杨涛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12)

摘要: 自 18 世纪以来, 人类社会经过三次产业革命, 已形成以机械、网络为基本架构的现代社会。在此种视角下, 今人之死不同于古人之死。古人之死意味着人与自然世界的分离, 而今人之死增添了两层额外的含义即人与机械世界、网络世界的分离。因而, 现代人无疑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死亡忧虑。当代哲学应当在继承哲学史上哲学家对死亡的形而上学思考的基础上, 承担起为人类提供终极人文关怀的使命。

关键词: 现代化; 现代性死亡; 死亡哲学; 一分为二

中图分类号: B(哲学、宗教)

文献标识码: A

引语:

2018 年 3 月 14 日,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长眠。又过了四天, 中国台湾近代史学者李敖逝世。他们一位是自然科学的巨人, 一位是人文科学的巨人, 终也无法抗衡生老病死的普遍自然规律, 画上了人生的句号。对于死亡的思辩是一个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早的问题, 本文试作一探讨。

一、死亡的现代性

据估计, 地球上曾经生活过 800 亿人, 目前这颗行星上的 70 多亿人理论上也将在未来的 150 年里相继死亡。一方面, 人是万物之灵长, 是社会经济动物, 是文化符号的创造者。他的精神翱翔于天空, 思索着原子、星系和无限。另一方面, 人又属于自然, 是必有一死的高等动物, 也是可怜的“有朽”。如此彻底的二元分裂构成了人独特的荒诞命运, 它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基本的、最深刻的压抑和痛苦。法国思想家帕斯卡(1623-1662)曾这样写道:

“我看到四周宇宙的无限, 自己只限于这无限宇宙的一隅, 不知为什么坐在此处而不是别处, 也不知为什么这短暂的一生在过去和未来的无限中存在于此刻而不在另一时间……我最不了解的便是无法避免的死亡。”[帕斯卡《思想录》]三百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作为存在者也不得不发出同样的疑问: 我们是否存在, 如何确证死亡? 现代天文学表明, 宇宙的历史已有 137 亿年, 并且还将继续存在数百亿年。而人的理论寿命不过一百余年, 因而, 我们存在的尺度不足宇宙的一亿分之一。几何概型表明我们的存在是一个概率几乎为 0 的事件。这构成了一个荒诞的命题。笛卡儿(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路: 尽管我存在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我在思考这件事是不容怀疑的, 从而我是必定存在的。马克思(1818-1883)也指出, “人不仅通过思维, 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等给他传来关于宇宙自然的种种印象, 这些复杂多样的印象确证了他在自然界中的独特存在。紧接而来的一个问题是, 死亡是否存在, 人如何确证自身的死亡。人生活在社会之中, 无疑可以经验到他人的死亡。但从根本上说, 人是依据理性对自身的反省来确证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与终极性。人的身体的发育、副交感神经的活动以及疾病的产生等等都不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身体内部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 人的记忆也无法追溯至他出生以前的时间, 而梦这种现象也表明即便是大脑的高级活动也可以超出人的自主意识。不能否认的是, 人的理性也存在着局限性, 但理性是人的最高凭据。总之, 人是唯一能够意识到自身死亡的物种。

世界处在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之中。死亡概念也不是一层不变的。死亡的内涵无疑是人的意识的永久性丧失,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死亡的外延也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在最近三百年, 人类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空前的跃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一百七十年里, 人类社会又经

历了两次产业革命，终于建构起一个以机械电器与信息网络为核心的所谓现代社会。20 世纪兴起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更是使人类生活的品质达到了“从心所欲”的程度。在现代化的狂热浪潮中，人们忽视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现代社会的确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同时使人们更加“恋生畏死”。究其原因，医学技术的发展还处在相对落后的阶段，人的衰老和最终的死亡是当代医学技术根本无法克服的，人的寿命依然超不出自然界所设定的边界，借用卢梭的一句话就是：“在人类的一切知识中，最有用但也最不完善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死亡的忧虑促使人们追求“永生”。在美国，目前就已成立两家人体冷冻机构，分别是 ALCOR 与 CI。这些机构里的大型液氮罐保存着那些生前支付昂贵费用以待将来“复活”的人的躯体。不断加剧的生死二元分裂也使人不可避免的产生现实的困惑。事实上，以荒诞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在当代西方社会，大部分人能够获得远超过其所必需的物质财富，但不可避免的死亡使富足的生活不可持续，从而造成了生与死的强烈反差。这种反差西方人在精神上无法解脱，只好借助艺术来发泄，从而出现了诸如“死兔艺术”[1965 年，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画廊里，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头上涂满蜂蜜并粘上金箔，抱着一只死了的野兔，向它讲解了将近 3 个小时的艺术。]、“4 分 33 秒”[由美国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作曲，1952 年初次演出时，钢琴师走上舞台，端坐 4 分 33 秒后，连琴键都没有碰一下就宣布演出结束。]等反常规的艺术行为与艺术作品。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但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丰裕，也很可能出现与当前发达国家类似的问题。对死亡的思考始终是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对死亡哲学的历史考察可以为解决人的“现代性死亡”问题提供借鉴。

二、死亡哲学的历史向度

死亡不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问题。早期原始人的思维尚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他们往往以宗教、神话的方式否定死亡、拒斥死亡。刑天神话、精卫填海就是此类宗教神话的代表。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人的死亡事实才得到了发现。关于人的死亡的发现的最早文献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其中吉尔伽美什痛哭并厚葬亡友以及所得返老还童神药为蛇所夺这些情节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对原始死亡观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表示怀疑。《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文学作品成文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与人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的生存相比较，人的死亡的发现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事件。在中西哲学史上，对于死亡的本质、死亡的价值、死亡的意义、对待死亡的态度以及克服和超越死亡的方式等超验性质的理论问题，各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断丰富着人类的思想宝库。

春秋时代的老子（前 571-前 471）是东方第一个明确提出生死观的思想家。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道经·第十三章》]老子认为，人之所以存在各种忧患是因为他有一个肉身，或者说，人的身体是痛苦的根本来源，死亡失去了肉身，也就不会有任何忧虑了。老子的这一深刻洞见闪耀着辩证思想的光辉。以老子为师的孔子（前 551-前 479）并没有继承发扬老子的辩证生死观，而是以政治人伦作为一生活的重心。《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由此可见，对于生死，孔子强调的是要积极入世、改造社会，实现“生”的意义。战国时代的庄子（前 369 -前 286？）是道家第二位代表思想家。庄子认为世间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相互转化。他的妻子死了，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回到她所来的地方去了，“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庄子·至乐》]因而，庄子对于妻子的死，感到的不是悲伤，而是喜悦，以至于鼓盆而歌。庄子的友人惠子赶来吊丧，见到这一场面颇为不解，他严肃地批评了庄子的行为。他说，对于死亡，虽可不陷于忧伤，但决不能耽于狂喜。另一部道家学派经典著作《列子》也记载了一则超脱生死的寓言故事。其文如下：魏人有东门吴者，其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列子·力命》]宇宙是从无到有，人也是从无到有。东门吴对此有透彻的理解，

他知道死亡只不过是“无”的一种复归，因而能够豁达地面对儿子的死亡，丧子却不忧伤。南北朝时期的范缜（450—515）提出了著名的“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唯物论观点。范缜认为，“未闻刀没而利存，焉有形亡而神在”[范缜《神灭论》]。应当说，这个比喻恰当地说明了形神不可分离，又正确地处理了物质实体和它的属性的关系，较彻底地克服了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从理论上阐明了形神一元论。北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达到了顶峰，宋明理学由此肇端，出现了一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张载（1020—1077）以生顺死安、两无所憾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把死视为自然平常之事。他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是；没，吾宁也。”[张载《西铭》]与张载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1037—1101）对于生死也持一种超然豁达的态度。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表达了他对宇宙的根本看法：“……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运动变化是物质世界的根本法则。现代物理学监测到即便是某些物理定律的常数也在细微地发生变化。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宇宙可能产生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而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也决定了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苏轼却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不变的元素，他的物质运动观是不彻底的。在近现代，冯友兰（1895—1990）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冯友兰认为，人生的境界从低到高分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处在天地境界的人，“一切皆以服务宇宙为目的……既无所谓生，复无所谓死。”[冯友兰《人生四境界·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哲学命题转化而来。天地境界的人即是真正意义上的宇宙公民，他不仅以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更以自身作为浩瀚宇宙的一员。天地境界的人不以生死为憾事，而将释放自我的生命能量以服务宇宙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冯氏的人生哲学所蕴含的生死观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

在西方世界，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是第一个以无惧死亡而著称的哲学家。苏氏认为死亡就是无梦的长眠，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消解疲困，所以死亡是无足惧的。苏格拉底以饮鸩从容赴死实践了自己的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之后，他的著名弟子柏拉图（前 427—前 347）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的生活无他，就是从事哲学研究，而所谓哲学研究，就是为没有身体框架局限的存在作准备的过程，这就是死亡的练习。真正的哲学家都把哲学看作死亡的练习，而且都有着自觉的死亡意识。在柏拉图那里，死亡似乎与普通人无干而成了哲学家的专门学问，这是失之偏颇的。与柏拉图同为古希腊人的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则认为死亡是一件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按照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原子论的观点，无论人还是世间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而且这些原子的聚合都有着极大的偶然性，所以他们可以组成一头牛、一块石头甚至是一棵大树。原子组合到一起时叫做生，反之原子离散时叫做死。因此生死只不过是那些和我毫不相干的原子的聚合和离散罢了。当死亡时，我们的感官和心灵就离散成了单个原子，感觉也就不再存在了，所以他说：“死与我们无关，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是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关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奉行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学派以此种方式否定了死亡。罗马帝国时期，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安东尼（121—180）对死亡作了全方位的思考。马可·奥勒留指出：“所谓死亡，就是人的感官不再从外界获得各种印象，人不再如提线木偶般受到各种欲望的驱使，头脑里也不再有无谓的想法，而肉体的运作也就此告一段落。”[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沉思录》]马可·奥勒留以提线木偶作喻，形象地阐明了意志与肉体的关系，他对死亡本质的思考至今仍能发人深省。欧洲漫长黑暗的中世纪的确没有给后世留下太多的精神与物质遗产，经院哲学倡导人们向往死后的天堂，无庸赘述。到了 18 世纪思想启蒙时代，一生弘扬理性的伏尔泰（1694—1778）提出了“死亡是社会实践的结果”的论断。他认为：“一个孩子，如果是单独地养大的，并且把他搬到一个荒岛上去，他就像一棵植物或一只猫一样不会梦想到死。”[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有必要提及，伏尔泰此一洞见为美国学者丹尼士在上世纪 40 年代一项惨无人道的心理实验所证明[丹尼士曾从孤儿院里选了 40

名婴儿，分别放入被严格控制隔离开的笼内，使他们完全失去与人和社会交往的条件。经过几年的喂养，这40名婴儿竟然全部变痴！]。19世纪，叔本华（1788-1860）继承康德（1724-1804）的批判哲学，成为现代西方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死亡问题的哲学家。叔本华将康德的物自体发挥为“意志”，而人的“意志”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但不能想我们所想的”[叔本华《论意志自由》]，“意志”成为了人一切痛苦的根源。叔本华主张通过艺术观照和否定“意志”摆脱人生的痛苦，但他却坚决反对自杀，认为自杀反而是肯定“意志”的一种行为。叔本华对死亡的终极性有着鞭辟入里的认识。他说：“人们很惊讶地发现过了无数千万年以后自己突然存在了！然后，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又将回到那同样漫长时间的非存在。”[《叔本华思想随笔·论生存的痛苦与虚无》]这位哲学家以墓碑不刻生卒年月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永恒。20世纪，海德格尔（1889-1976）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死亡的个体性、属我性和不可替代性，强调“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同上书]。他断言死亡是世界上最私有的东西，它是谁也帮不了忙的，是谁也绝对代替不了的，是和别人毫无关联的，因而是一种“最本己的可能性”。海德格尔的哲学当然也不能彻底解决死亡的问题，但的确启发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哲学的使命

通过以上死亡哲学史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东方的哲学家比较关注人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而西方的哲学家则围绕死亡的本质、如何从精神上超越死亡作了不懈的探讨。而在当下，很多的哲学学者埋首在卷帙浩繁的哲学文献典籍中不能自拔，而哲学也有沦为“历史编纂学”的危险。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学者应当关注时代，关注大众。“现代性死亡”的问题就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代哲学应当承担起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使命。

哲学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解释世界。凭借人类历史上积累的一切有益经验，可以对人的现代性死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笛卡儿指出，人类运用技术造出的机器所用的零件与动物体中大量的骨骼、肌肉、神经、动脉及其他一切部分相比，只是很少的一点。人体是宇宙间已知的最复杂的系统，实际上，人能感知、运动、思考以至于提出“我思故我在”这样的哲学命题要求人体有这样高度精密的结构。因而，人体的最终形成需要极大次数的代际传递以演化出各种精密复杂的机制。生物寿命过长则进化缓慢，所以说，人的理论寿命在百余年实质上属于必然中的偶然。人的生命的短促及感官功能的局限又导致人无法从根本上认识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人只有“在场”才能直观地理解物质世界的运动过程，然而，人的在场只是一个狭隘的区间，甚至还要被无法避免的睡眠切割成众多不连续的小段。人的感官功能的有限性又进一步规定人无法认识物质世界的本质。目力往往局限于数百米，视网膜也无法感知可见光频率范围之外的电磁波；人凭借想象的确发现了引力波这种人体感官无法感知的信息，但人终究是宇宙的造物，很可能存在其他类似声、光这样的基本信息是人类永远也无法获知的，就如同猫并没有把爬树的本领传授给不驯的老虎。总而言之，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对于社会也可以说是知之甚少。人面对的只是一个不经过他参与的结果，宇宙何以可能、生命何以可能、现代科技何以可能对他来说都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团。这些谜团一起建构了人的荒诞命运——人的现代性死亡。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规律的学说，较少关注个体的死亡。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现代西方其他著名哲学家一样，也十分注重死亡问题。例如，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甚至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就提出了“为人类牺牲自己”这一激进的死亡原则，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又提出著名的“辩证法是死”的观点。至于恩格斯，不仅和马克思一样，从形而上学和历史科学的角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考察了一般死亡问题，尤其是非自然死亡问题，而且还特别地从自然科学（例如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考察了自然死亡问题，提出了“生就意味着死”这一洋溢着唯

物辩证精神的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有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蕴地包含了死亡哲学。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诠释了世界先我而存在的问题。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全部历史活动的产物。现代社会是全部人类历史尤其是最近三百年产业革命的结果,由此,“现代性死亡”才成为当代人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只有生活在社会里,才能获得意义的升华。个人自我的同一性只能体现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个人只有与社会发生关系,将自我提升为社会的一员,这样才能体现自我的价值。个人只有为社会的建构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他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个世界上才会留下光彩的一笔,使自我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闪光,即使自我消失掉,但是个体的精神将永恒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小我”通过“大我”而实现永恒。马克思主义者以辩证的眼光观察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列宁(1870-1924)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1893-1976)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继续阐发了这个方法:“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就能发现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同样,死亡也有着它的积极意义。没有死亡的虚无,也就不存在生命的喜悦。死亡鞭策着人在短暂的生命中发挥他全部的潜能,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现实生活是美好的,但人在支配肉体的同时,肉体也在支配人。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庄子·大宗师》]也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言:“死是从感觉印象中获得解放,也是从使我们成为傀儡的冲动中获得解放,也是从对肉体所服的劳役中获得解放。”[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沉思录》]死亡既是人的肉体与意志的毁灭,但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最高尊严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段德智. 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杨足仪. 死亡哲学十二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On the Ultimate Humanistic Concern of Philosophy

Yang Tao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12)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entury, after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human society has formed a modern society based on machinery and network. From this perspective, modern people's deat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ancients. The death of the ancients means the separation of man from the natural world, while the death of today adds two additional meanings: the separation of man from the mechanical world and the network world. Therefore, modern people undoubtedly face more serious death worrie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philosophers' metaphysical thinking of death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should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providing ultimate humane care for mankind.

Keywords: Modernization; Modernity Death; Death Philosophy; One Divided into Two